

民間奇案

民间奇案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再版

民間奇案

全一冊實價

(外埠酌加郵匯費)

編著者

沈文

華

校訂者

張秀

聲

出版者

國光書

店

印刷者

國光書

店

經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山東中路
一二八號六號

國光書店

前言

中國廣大的民間，留傳的古今奇案，不知有多少，可惜沒有人加以搜集整理，以致寶貴資料，聽任散失湮沒，這是一個莫大的損失。

這一冊「民間奇案」，有忠耿爲民的良吏，有貪贓枉法的昏官，有豪紳的伏法，有飛賊的落網，有狡儒的服罪，有冤獄的平反，內容切合民情，題旨隱寓教化。

如果以情節來分類，有盜劫，有謀財，有姦淫，有逆倫；以及爭產、復仇、婚姻、誘騙、誣陷、冤屈、暗殺、誤殺、自盡、疑難等案，五花八門，可與歐西偵探小說媲美。

爲了破除迷信，所有涉及鬼神、怪異、邪術、果報的案子，均在刪除之列。

這些奇案的來源，或者搜求於舊聞軼事，或者採取於筆記傳奇。情節曲折緊張，文字簡潔流利，並附插圖十二幅，更可增加讀者的興趣。

民間奇案目次

一	紅蝴蝶	一
二	馬老爺	四
三	紫衣人	七
四	林氏三虎	九
五	知府作賊	三
六	匿票圖賴	五
七	銀囊變錢囊	七
八	失金審樹	二〇
九	吳橋案	二六
一〇	粵東獄	三〇
一一	無頭案	三三
一二	換尸雪冤	三六
一三	開棺驗屍	三七

一四	錦袂斷案	四〇
一五	奸僧案	四三
一六	紅繡鞋傳情	四四
一七	盆水姻緣	四六
一八	繡羅香囊	五〇
一九	井中沙彌	五三
二〇	陸廚休妻	五五
二一	強姦經年	五九
二二	魚玄機	六三
二三	鬻耳翻案	六四
二四	嫁禍妙策	六六
二五	惡奴代刑	六八
二六	偷換頂骨	七〇

民間奇案 目次

二七	爭墳案	三七
二八	兄弟爭產	七四
二九	畫中遺囑	七六
三〇	出首本夫	八〇
三一	誤殺疑案	八二
三二	昭慶僧	八四
三三	錯中錯	八七
三四	案中案	九〇
三五	驗鑱刀	九三
三六	狂士賄盜	九五
三七	金釧案	九七
三八	認刀破案	一〇一

民間奇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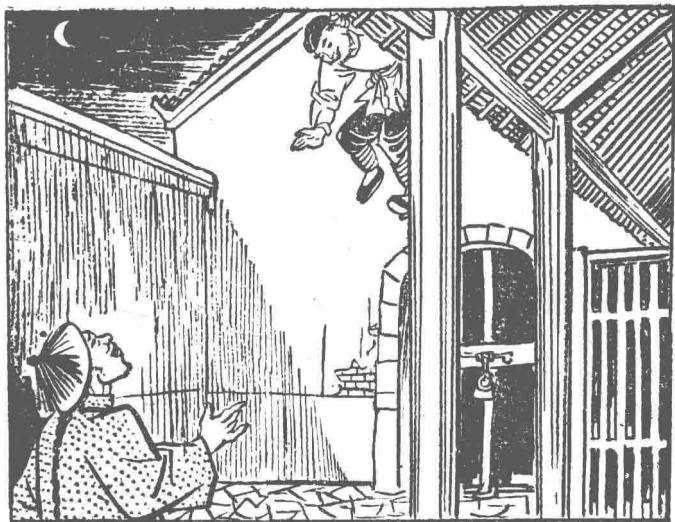
一 紅蝴蝶

清朝道光年間，北京地方有一個犯案累累的奇盜，每至人家竊取財物，飛越高牆，如履平地，臨去的時候，必用紅粉畫着一隻蝴蝶，以爲標記。因此，家家戶戶提及「紅蝴蝶」，莫不談虎色變，妥爲防備。然而，每年被盜的人家，仍以千百計；官廳雖懸重賞搜捕，毫無結果。關於此盜的傳說，越來越多，神奇莫測，於是「神偷」之名，轟動京師。

有一天，鄰近京畿的澄化鎮，捕得一盜，並未嚴訊，即自己承認是「紅蝴蝶」，問官大喜，速解京師請賞，繫於死囚獄中。被盜的人家，向來恨之切骨，今聞就捕，紛紛呈請處以極刑，以快衆心。

紅蝴蝶在獄中，卻對獄卒說：「我雖然曾作過賊，但實在不是紅蝴蝶，現在既被屈打成招，加以誣服，祇有等死；如蒙好好相待，當即有以相報。」獄卒憐憫他有冤難伸，果然十分好待他。

數天以後，紅蝴蝶忽然對獄卒說：「我有白銀三百兩，藏放在天壇底下，請你往取，當



現出際簷從已蝶蜩紅更五至方

以此相贈。」獄卒有點不信，紅蝴蝶說：「何不一試？」獄卒如言前往，果得三百兩白銀，狂喜而回。

於是，獄卒格外優待紅蝴蝶，又過了數天，紅蝴蝶再對獄卒說：「在中和橋堍，埋有金飾數件，我即將伏法，留此無用，可往取之。」獄卒說：「橋上往返行人極多，如何取法呢？」紅蝴蝶說：「不難，請以竹籃盛污衣往洗，沉至水底，下水取金飾，放置籃中，有誰能知道呢？」獄卒如法往取，果又得金飾二十餘兩。

就在這天晚上，紅蝴蝶對獄卒說：「我有一個請求，卻決不有害於你，不知能允許我嗎？」獄卒忙問：「什麼事？」紅蝴蝶說：「請你暫時卸除我的鐐銬，讓我出獄料理一件未了的事，五更時候即回，決不拖累你的。」獄卒

面露尷尬表情，難於允應。紅蝴蝶憤憤地說：「你會受我兩次厚贈，我就是去了不回，你至多受一點薄懲，也算不得是我負心；何況事情還不會糟到如此地步。如果一定不允許，我自有一辦法脫逃，那時反而對你不利呢！」獄卒不得已，縱紅蝴蝶出獄。

紅蝴蝶去後，獄卒心甚惶恐，方至五更，紅蝴蝶已從檐際出現，重返牢中，獄卒大喜過望。

第二天，有富室投狀，聲稱半夜被盜竊鉅金，門上留有紅蝴蝶一隻。太守大吃一驚，暗想：「紅蝴蝶真的尚未捕獲，獄中所繫的紅蝴蝶，不用說是被冤誣，本官受了下屬欺朦，可恨可恨！」當即薄責紅蝴蝶，加以釋放；並且嚴懲逮捕此犯的官吏，衆皆瞠目不知所對，惟有頻呼晦氣吧了。

紅蝴蝶既釋，獄卒卸了看守重任，連忙返家探妻，妻子說：「昨夜發生一件奇事，有人敲門甚急，我以爲是你回來，開門尚不及詢問是誰，那個人突然擲進一個布袋，掉頭疾奔而去。這布袋擲地有聲，一定裝有重物，但我不敢解開，所以還不知道裝的是些什麼東西，現在還藏在柴房中。」

獄卒懷疑萬分，連忙到柴房拖出布袋檢視，原來都是金銀元寶，竟有數十隻之多。方纔明白獄中的盜賊，正是紅蝴蝶，他故意出獄幹此巨案，解脫死罪，並借此報答自己縱放的大恩，因此嚴守祕密，不敢告人。

二 馬老爺

清朝康熙年間，廣州仙村有太學生馬鳴山，別號仕鎮，英雄獷悍，生性貪財，往往見人財物，就起盜心，雖至親密友，也不肯輕易放過。

仙村本是一個好地方，四面是曠野，一望無際，溪河交錯，水清樹綠，秋月春花，漁舟來去，風景幽美，原是嶺東勝地，所以前人命名此地爲仙村。

馬氏本是仙村巨族，有壯丁二千餘人，共推馬仕鎮爲首領，舞刀弄槍，欺弱凌寡，分居三寨，鼎立稱強，左右鄉村，無不側目。

仕鎮最羨慕梁山泊盜首宋江的爲人，而心懷異志，招集匪類，於是四方無賴雲集；他特地在村中建築一座高樓，巍然雄壯，上懸匾額，金色「迎賢樓」三字，筆力渾健，出於名家所書。

仕鎮款留羣盜於樓中，共分三等：以穿窬爲主，飛檐走壁，鑽墻穴地的爲上客；駕舟逐流，載私貨，劫客貨於水上的爲中客；懷石袖椎，守候道旁，顛撲過客而奪財物的爲下客。樓中居有劇盜百餘人，出入往來，掉臂怒目，橫行無忌，有誰得罪他們，立刻揮拳相向，雖急急謝罪，惟恐不及；否則的話，夜中盜匪破門而入，不但被劫一空，並且連性命也不保。

仕鎮以竊盜起家，漸致富饒，康熙四十三年，捐資作太學生，從此儼然以讀書人自居，城中紳士，甚至縣吏捕役，莫不和他締交，竭力趨奉他，惟恐稍拂其意，遭受禍殃。羣盜也不再稱呼他爲大哥，而尊他爲「馬老爺」了。因此，百里以內的村民，都不得安居，雖有滿腔怨憤，卻不敢公開告人。

歷任縣官，都懼怕馬老爺的權勢，不敢觸犯他，於是仕鎮格外驕橫，毫無所畏。漸漸的，盜竊之風，盛行城中，比較殷富店戶，均遭盜賊光顧，地方上的奸宄份子，甚至世家大族子弟，且有隱爲黨羽，坐地分贓，難怪盜案日夜發生，從來沒有破獲過一次。

這時候，有監生陳開發，經商積有巨財，仕鎮偵知後，便命賊黨胡其暢，率領馬阿一等，以輕舟乘黃昏進城，三更破壁，入陳開發舖中，恣意搜括，大獲而去。案發後，縣令王公，立志爲地方除害，便私服訪仙村，瞥見三寨鼎立，人烟稠密，寨內大樓，高廣堅固，暗想決不是可以力勝，悵悵歸來，終夜躊躇，不能入寢。

數天後，王公訪得本邑馬快林承，是馬仕鎮的外甥，心中大喜，連忙密喚林承至內室，對他說：「你要活呢？還是死呢？要保全你的妻子呢？還是要滅門呢？」林承聞言大駭，叩頭流血，不知所措。王公說：「你的舅父馬仕鎮，你能誘引他來則生，不來則死；囚你妻子，滅你門戶，那時後悔無及了！」

林承哭泣哀求說：「這件事很難，決不是強力兵威所能克服，請許我緩緩籌謀。」王公

說：「不可，這事進行得愈快愈妙，乘他不知我要逮捕以前，你尙可以設計誘他，過遲，他一定不肯出來了。我可以差遣林光、翁旭、馬凱、王華、孫順五人與你同去，你不妨用調虎離山之計，相機行事就是了。」林承叩頭領命而去。

他先和林光等五人約定，在城門口相候，自己單騎往仙村，去見舅父馬仕鎮請安，謊稱幹畢公事回來，便道過訪。仕鎮大喜，備酒爲他洗塵，席間仕鎮問起新到縣官王謙益是否幹練，林承乘機進言說：「舅父專霸一方，今新官方纔上任，要否進城去謁見一次呢？」仕鎮說：「我正在有此打算。」林承說：「何必遲疑不決呢？去就去，不去就不去，憑舅父的勢燄，有誰敢來勒迫？不過新官方到，依例有一番過堂應卯的公事，也可因此覘見是否幹練？假使果真可畏，那末以後不妨稍加規避；要是愚蠢不堪，從此可像小兒一般藐視他了！」仕鎮說：「我早風聞此人極其可畏。」林承說：「雖極可畏，他初到茫然無知，乘他無知去聯絡他，以後他也不敢欺侮你了！」仕鎮點頭，便命人備舟進城，林承又故意因他事告辭。

仕鎮進城的時候，早有林光等五人笑語迎接，伴同至堂上，林光跪下稟告：「馬監生已到！」仕鎮心中大不爲然，勉強進前。王公問：「你就是監生馬鳴山嗎？」仕鎮說：「正是。」王公忽然沉下臉來說：「陳開發盜案，你知情否？」仕鎮直截爽快他說：「不知。」王公把手一揮說：「左右替我用刑。」仕鎮大怒說：「我是監生，誰敢加我非刑？」王公罵道：「你是三十多年的老賊，拒捕害人，犯案如山，今日上天使你碰到我，這是天要亡你，

難道還不知覺悟嗎？我現在是拷打賊人，不是拷打監生，訊盜賊而不用刑，天地間有這道理嗎？」

仕鎮還是不服，昂首辯論，不肯承認。王公大怒，命左右拷打三十棍，顛仆在地，厲聲說：「你再也不實言，我今天一定打死你這老賊！」仕鎮自知不免，方將盜劫陳開發始末詳情，直言不諱，一一招認；並供出同黨往劫的，有胡其暢、馬阿一等諸人。王公連忙下令分緝餘黨，想不到仕鎮的羽黨，早已獲得消息，恐官兵大至，已乘夜先遣散迎賢樓中羣賊，四散逃生，等到天明捕役至村，已無所得，僅捕獲馬阿一、胡其暢兩人，帶縣法辦。

王公將案情稟告上峯，奉諭革去馬仕鎮監生，連同馬阿一、胡其暢兩犯，一併斬首，獨霸一方的盜賊既告削平，全縣的老百姓莫不稱快。

三 紫衣人

明朝崇禎三年，盜賊已經蠭起，各地均不安靖。河南緱氏縣有書生盧叔敏，年方十八，滿腹經綸，家中雖很貧困，祇因表叔李祐甫在京爲官，有信給盧生，要他上京趕考，於是叔敏收拾簡單的行李，預備驢子兩頭，馱了書箱，隨帶十四歲書僮盧安同行。

主僕兩人，方到緱氏縣城，有一身穿紫衣的少年，也驅驢前進，談吐不俗，舉動謙恭有

禮，自稱到北京探親，叔敏正感旅途寂寞，有此同路人，不禁大喜。途中紫衣少年殷勤照顧，叔敏更是感激，同宿同行，親若兄弟；每次到店，必分以酒食，紫衣人總是再三稱謝，方纔進食。

行近緱嶺的時候，已是初夏季節，叔敏畏懼在烈日下趕路，不勝疲乏，紫衣人就提議五更啓程，星光月色，風景佳麗，可以忘倦。叔敏深恐黑夜有歹徒出沒，紫衣人卻笑着從靴中抽出一柄鋒利匕首說：「我早已預備了這個防身器，如遇三三歹徒，足可應付，請勿過慮。」紫衣人並自言從小練習拳擊，非普通歹徒所敢近身，叔敏深信不疑，放膽從行。

走了十多里路，天尚未明，叔敏被沿途景色所迷，不覺加鞭，致使書僮和紫衣人兩騎落後不少；突然傳來書僮慘呼聲，叔敏驚異，定神細聽，卻又寂然無聲，心中懷疑，回驢探尋，在月光下，瞥見盧安已被紫衣人所殺，匕首洞穿小腹，腸腑外流，倒臥血泊中。叔敏大駭，驅驢驚走，行不過數十步，紫衣人已追趕前來，叔敏慌忙中墮驢失靴，跣足狂奔，馳行又數十步，終被紫衣人追及，叔敏惶急地問：「一路厚待，爲何下我主僕毒手？」紫衣人不語，以匕首刺生，與書僮同死於嶺上。

這時，緱氏有縣尉鄭楚相，與盧生原是表弟兄，夜夢盧生滿身血污，對他說：「我已被紫衣賊所殺，今年八月初一日平明，此賊將從彰德府與同黨販牛過西郭門，最後牽白牛跛左腳的，便是我的仇人，請執此爲我雪冤！」鄭君驚覺，不勝奇怪。

次日早晨，縣令已接到府尹緊急公文，通緝紫衣賊，方知盧生確已身死，忙將夢境稟告縣宰，決定派兵如夢中囑咐行事。

到了八月初一日的五更時分，潛伏弓箭手在西郭門外，鄭楚相自領驍騎一隊，守候路側。至東方日出，果然有人驅牛羣自西而來，最後一人因跛腳的緣故，驅一白牛落後，正如盧生夢中所言，便下令加以逮捕，同黨六人一併就擒。

審訊此案時，衆賊初尚狡賴，後嚴刑逼供，紫衣人始明白招承，與盧生並不相識，更無怨仇，因途見驢載竹箱甚重，以爲盡是錢財，而起歹心，妄稱也是進京探親，乘間而下毒手，誰知枉殺了他主僕二人，所得不過破書一箱，後悔萬分，自此以來，鬻髯他主僕二人常在我身側，使我坐立不安，今果被捕，也不想再活命了。

案情已明，既和其餘諸賊無關，各加杖責後，勸戒改惡從善，一一釋放，僅將紫衣賊押赴市曹斬決，了此冤獄。

四 林氏三虎

清朝乾隆初年，睢陽城中有豪富林氏兄弟三人，長名萬富，狡猾善辯，結交官府，魚肉鄉民，搶奪民婦，無惡不作，向以邑中士紳自居，被害人敢怒而不敢言；次名萬貴，與三弟

萬春，均出任縣中武職，暴厲遠近皆知，閭里側目，包庇盜賊，欺壓良民，獨斷獨行，毫無忌憚。因此，睢陽人民，都稱他們爲「林氏三虎」。

城中盜匪橫行，富戶被劫的，日有數起，控案山積，歷任縣官，雖嚴責捕役，並收妻子入獄，勒限時日，終難破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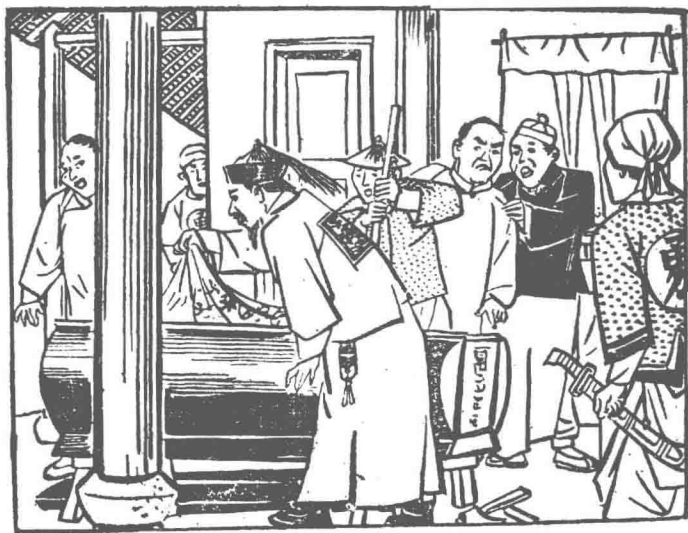
直到乾隆四年三月，新任睢陽令許孝法翻閱舊卷，不禁大怒，痛罵捕役，盜案如毛，何以不破？捕役顧飛上稟說：「盜賊衆多，由於窩藏太密，林氏兄弟三人，爲本邑豪室，蠻橫無理，羣盜皆以他門下爲逃藪，歷任長官，不敢輕易得罪，盜案那裏能破呢？」

許公聞言，祇有嗟歎，衆捕役以爲他和過去長官一樣，膽怯怕事，背地裏竊笑不已。

其實，許公已不露聲色，私下決心，潛易便服，夜晚從縣衙後門外出，往探林宅，潛伏隱處，靜觀有何祕密。

這時分，室中燈燭照耀如白日，林氏兄弟都站立一棺旁，好像死了什麼家屬，正在親視含殮；可是細察面容，莫不嬉笑如常，並無絲毫悲傷神情。尤其可怪的，也沒有婦女的哭泣聲，許公心知有異，決定明日再探。

第二天，許公扮做一個乞丐，到林家去求乞，祇見一個新漆的棺木，停放廳堂上；忙問林家的一個小婢女，究竟死了什麼人？婢女答稱：「死的是老爺們的叔父。」許公再至鄰家探問，都說半月前林家果然死了一個叔父，棺木也早已埋葬在城北荒郊了。許公已胸有成



便迅步上前揭開屍衾

竹，欣然而歸。

回衙以後，立刻換穿官服，帶領兵役，打轎前往林家。林氏三虎，聽說新任官府前來參謁，以爲這是循着過去舊例，每次新官到任，恐怕林氏三虎作難，纔是降尊紆貴，先至林府參謁，然後林氏三虎也大模大樣的回拜一次，既成慣例，本縣人民也早就司空見慣了。

誰知這次卻不然，林氏三虎迎接許公到廳堂坐定獻茶後，許公游目四顧，卽正色詢問：「廳堂上所停放的是誰人屍柩？」林萬富連忙說：「這是新亡的家叔。」許公又問：「什麼病死的？」萬富又答：「老病多時，不治身死。」許公厲聲又問：「什麼時候死的？」三兄弟相顧失色，萬富說死了半月多，萬春卻同時說出方是前日死的。萬貴知道已經出了岔子，反將一雙虎目圓睜說：「這是我家的私